

歷史文獻研究

總第37輯

歷史文獻研究

中國歷史文獻研究會 編



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

(總第 37 輯)

歷史文獻研究

中國歷史文獻研究會編

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歷史文獻研究. 總第 37 輯/中國歷史文獻研究會編.
—上海: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,2016
ISBN 978-7-5675-5480-1

I. ①歷… II. ①中… III. ①中國歷史—研究—叢刊
IV. ①K207-55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16)第 157806 號

歷史文獻研究(總第 37 輯)

編 者 中國歷史文獻研究會
主 編 朱傑人
項目編輯 呂振宇
審讀編輯 陳 才
裝幀設計 高 山

出版發行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
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號 郵編 200062
網 址 www.ecnupress.com.cn
電 話 021-60821666 行政傳真 021-62572105
客服電話 021-62865537 門市(郵購)電話 021-62869887
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號華東師範大學校內先鋒路口
網 店 <http://hdsdcbs.tmall.com>

印 刷 者 上海商務聯西印刷有限公司
開 本 890×1240 16 開
印 張 24.25
字 數 507 千字
版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次
書 號 ISBN 978-7-5675-5480-1/K·471
定 價 58.00 元

出 版 人 王 熠

(如發現本版圖書有印訂質量問題,請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調換或電話 021-62865537 聯繫)

本刊獲全國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資助

中國歷史文獻研究會《歷史文獻研究》編輯委員會

編 委(按姓氏筆畫爲序)

王記錄 朱傑人 何林夏 郝潤華 黃愛平 曹書傑 張 濤
董恩林 趙生群 劉永翔 嚴佐之 顧志華 顧宏義

主 編 朱傑人

責任編委 顧宏義

責任編輯 呂振宇

編委會通訊處：上海東川路 500 號華東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 中國歷史文獻研究會

郵政編碼：200241

電話/傳真：(021)54345055

網絡地址：<http://www.chla1979.org>

電子郵箱：lswxxyj2013@163.com

目 錄

嚴佐之：清郭嵩燾注《近思錄》及其“宗朱”之學	1
張 文：陳沆《近思錄補注》考論	23
陳 才：《詩集傳》對《毛詩》分章斷句的重新認定析論	41
周少川 羅 彧：論朱子學對元代史學的影響	60
左福生：朱熹《武夷櫂歌》的文本流變與文化衍生	75
周生傑：朱熹藏書特點與成就述略	87
程水龍 曹 潔：《性理群書句解》的價值探究	96
尹 波：清代朱熹年譜彙考	104
張品端：藤原惺窩對朱熹四書學的闡發	
——以《大學要略》為例	130
[日]永富青地：佐藤一齋是一位朱子學者嗎？	
——就《欄外書》的記載而談	138
陳業新：《周易》“三驅”禮簡釋	
——以程、朱的釋說為引子	148
夏長樸：“《書》以道政事”	
——試論《四庫全書總目》的《尚書》學觀	170
王耐剛：《十三經注疏校勘記》版本述略	192
楊青華：宋刻本《毛詩要義》文獻校勘價值述略	
——以嘉慶二十年南昌府學阮刻本《毛詩注疏》為參照	204
王茂華 劉坤新：中國古代築城道德評價概論	217
劉 舫：有關近現代“禮的起源”研究的若干問題	226
王燕華：《北堂書鈔》與江南虞氏之家學傳承	233
鄒錦良：南宋名相周必大家世初考	
——兼與方誠峰先生商榷	242
蘇 賢：《曹武惠王彬行狀》作者與體裁考述	248
戴建國：《碧雲騷》作者新探	259
彭國忠：趙明誠李清照夫婦《金石錄》存在的問題	271
馮會明 劉佩芝：《盤洲文集》版本源流	
——兼論宋代士大夫的閒逸生活	290

李裕民：《圈點龍川水心二先生文粹》研究	297
張 升：《永樂大典》缺卷數新考	307
郝潤華：李夢陽《空同子》成書原因及其理學觀探析	315
謝 燕：《白山詞介》與晚清京師八旗詞人群	331
吳 震：《陽明後學研究》修訂版後記	344
陳祖武、朱瑞熙、鄧小南：校點本《宋會要輯稿》述評	350
陳 平：朱熹文獻學的“耕耘人” ——讀陳國代《文獻家朱熹：朱熹著述活動及其著作版本考察》	354
梁健民：開拓金融史研究的新資源 ——《稀見民國銀行史料叢編》述評	360
陳國代：“朱子與朱子學文獻研究研討會暨中國歷史文獻研究會 第 36 屆年會”綜述	368

Principal Contents

Yan Zuozhi: Guo Songtao's Commentary to <i>Jinsi Lu</i> and His Learning of "Revering Zhu Xi"	1
Zhang Wen: A Brief Research and Analysis on Chen Hang's <i>Jinsi Lu Buzhu</i>	23
Chen Cai: An Analysis on the Revising of the Chapter-dividing and Segmentation of <i>Mao shi</i> in <i>Shi Jizhuan</i>	41
Zhou Shaochuan Luo Yu: Impact on Historiography of Yuan Dynasty by Zhu Xi's philosophy	60
Zuo Fusheng: A Study on the Version Spread and Cultural Derivation of <i>Wuyi Oaring Folk Songs</i> by Zhu Xi	75
Zhou Shengjie: A Summarization of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Achievements of Zhu Xi's Personal Library	87
Cheng Shuilong Cao Jie: A Research on the Value of <i>Xingli qunshu jujie</i>	96
Yin Bo: A Systematic Textual Research of Zhu Xi's Chronological Biography in Qing Dynasty	104
Zhang Pinduan: Fjiwaraseika's Analysis on Four Books Learning of Zhu Xi-Taking an Example of <i>Summary of Great Learning</i>	130
Nagatomi Seiji: Is Satō Issai a Follower of Zhu Xi? — Some Observations from the Recordings in <i>The Book of Margins</i>	138
Chen Yexin: A Simple Explanation on the Rite of San Qu in <i>Zhouyi</i>	148
Xia Changpu: "the Ancient Book is for Politics": On <i>Sikuquanshu</i> <i>Catalog's</i> Perspective on the Study of <i>Shangshu</i>	170
Wang Naigang: A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Editions of <i>Shisanjing</i> <i>Zhushu Jiaokanji</i>	192
Yang Qinghua: An Introduction to the Emendation Value of <i>Maoshi</i> <i>yaoyi's</i> Block-printed Edition in Song Dynasty — Compared with <i>Maoshi zhushu</i> which Printed by Ruan Yuan at Nanchang Prefecture School in the 20th Year of Jiaqing's Reign	204

Wang Maohua Liu Kunxin: An Moral Evaluation of the Circumvallation in Ancient China	217
Liu Fang: Some Issues in the Modern Research of “the Origin of Rite”	226
Wang Yanhua: <i>Beitang Shuchao</i> and the Heritage of Yu’s Family in Regions South of the Yangtze River	233
Zou Jinliang: A criticism on Southern Song famous Prime Minister Zhou Bida’s Extraction — discussed with Fang Chengfeng	242
Su Xian: A Study on the Writer and Genre of <i>Caowuhuiwangbin xingzhuang</i>	248
Dai Jianguo: A New Study on the Writer of <i>Biyunxia</i>	259
Peng Guozhong: On Some Existing Problems of <i>Jinshi lu</i> Written by Zhao Mingcheng and Li Qingzhao	271
Feng Huiming Liu Peizhi: On the Versions of <i>Panzhou Wenji</i> and the Easy Life of the Scholar — officials in Song Dynasty	290
Li Yumin: A Research on <i>Quandian longchuan shuixin erxiansheng wencui</i>	297
Zhang Sheng: A New Study on the Number of the Lost Volumes of <i>Yongle Dadian</i>	307
Hao Runhua: The Background of <i>Kong tong zi</i> by Li Mengyang and an Analysis of its View of Neo-Confucianism	315
Xie Yan: <i>The Baishan cijie</i> and the Eight Banner Writers of Ci in the Capital in Late Qing Dynasty	331
Wu Zhen: The Postscript for the Revised Version of <i>A Study of Wang Yangming’s Disciples</i>	344
Chen Zuwu Zhu Ruixi Deng Xiaonan: A Commentary on the Collation and Punctuation Version of <i>Song huiyao jigao</i>	350
Chen Ping: A “Cultivator” of Zhu Xi’s Learning of Textual Criticism — A Comment on Chen Guodai’s <i>Zhu Xi as a Scholar of Textual Criticism: A Research on Zhu Xi’s Writing and the Versions of His Books</i>	354

Liang Jianmin: Exploring the New Resources of the Research on Financial History: Commentary on <i>Rare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Banking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</i>	360
Chen Guodai: A Summary of the Academic Conference of "The Literature of Zhu Xi and His Learning & the 36th Annual Symposium of the Research Association of Chinese Historical Literature"	368

清郭嵩燾注《近思錄》及其“宗朱”之學*

嚴佐之

〔摘要〕遼寧省圖書館藏清抄本郭嵩燾注《近思錄》，經考證確真不僞，且屬海內孤本、郭氏佚著，彌足珍貴。由此書知郭氏奉《近思錄》為“入德之門”，“流覽所及四十餘年”，“前後四次加注”。而由郭注乃知，其學雖致力考據訓詁，兼采漢宋諸說，而究其根本，仍持“宗朱”立場。嘗謂“朱子‘道問學’之功，孔門之正軌”，而稱陸、王之學為“用釋氏之言”、“本釋氏之說”者。然郭氏“宗朱”而不“佞朱”，“會疑”、“善疑”與“鞭闢入裡著己”，是郭注一以貫之學術特色。

〔關鍵詞〕郭嵩燾 《近思錄》 宗朱 朱子學

清道光十六年(1836)，年僅十九、剛補上博士弟子員的郭嵩燾，從湘陰來到省城長沙嶽麓書院準備應考，不想在此千年學府得與另一位年輕學子劉蓉相識而訂交，同時結交的還有青年曾國藩。劉蓉字孟容，號霞仙，家世湘鄉人，雖僅年長郭二歲，然“少負奇氣，不事科舉”，“力求程、朱之學，躡而從之”，“慨然有志於三代”，^①與自少“習時文之義法”的郭嵩燾，問學之趨，大相徑庭。有理由相信，劉蓉的治學取向給了郭嵩燾“別開生面”的影響。當然，這種影響是漸次擴張的。約十年後，郭嵩燾在道光二十五年二月十二日致劉蓉信中如此寫道：“自丁酉以來，始之差勤泛濫焉而不知所歸，其義要於為名而已。既兄與滌兄力明正學，抉除文字浮囂之習，躬聖道而力踐之，每竊自愧。”接著又說：“弟近者之功，在務擴充其器識，以和養其知趣，其於《大學》之事亦頗與聞。”“自昨歲以來，若《近思錄》、《大學衍義》、《史記》、昌黎先生之文，循次而讀焉。”“要其志趣常在於是。其於立身行己，要亦將守其大者，嚴義利之辨，履下學之方，終吾身焉爾矣，其終有進焉，亦未可知。其凡所為敝敝焉涉其粗者，尚止於是。敬以告知我兄，其或因是而誘進焉，亦皆兄之賜也。”^②信中透露的一則信息引起我的注意，就是史稱學“宗晦庵”的郭嵩燾，只是在他與劉蓉締交的第八個年頭，才開始閱讀朱子《近思錄》這部理學入門讀本，並有志於“立身行己”之學的。郭氏讀《近思錄》雖未必是劉推薦，但他讀焉而特地去信告之，則謂之受劉影響亦未嘗不是。當然，這並不是拙文開篇引述此信的初衷。我之所以特地拈出郭嵩燾讀《近思錄》一事，是因未曾料想，自此之後，郭嵩燾竟一發不可收拾地將此書“奉為入德之門”，“流覽所及四十餘年”，並“前後四次加注”。郭注《近思錄》一事向來無人提及，而郭注《近思錄》傳抄本今猶存世，這對郭嵩燾研

* 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“朱子學文獻整理與研究”(11&·ZD087)階段性成果之一。

① 郭嵩燾：《陝西巡撫劉公墓志銘》，梁小進主編：《郭嵩燾全集》第15冊，長沙：嶽麓書社，2012年，第526頁。

② 郭嵩燾：《致劉蓉》，《郭嵩燾全集》第13冊，第7頁。

究與《近思錄》傳播研究而言，或不無補益參資之助。有鑒於此，特撰小文以爲文獻揭示，並就此郭氏佚書，窺察他的“宗朱”學術思想。

一、清末抄本郭嵩燾注《近思錄》版本考辨

皮架東北遼寧省圖書館的清末抄本郭嵩燾注《近思錄》，據《中國古籍總目》著錄，僅此一家有藏，宜屬海內孤本。雖說在《總目》發佈之前，此書已見錄於《東北地區古籍綫裝書聯合目錄》，也曾有學者前趨目驗並有所揭示，^①但迄今知見者依然鮮少，新編《郭嵩燾全集》堪稱搜羅廣泛，却仍遺珠失收。故此書不僅海內稱孤，亦是郭氏佚著，甚爲難得。鑒於其非常見易得之書，《總目》著錄又相當疏簡，讀者無從獲知其詳，故有必要在揭示其學術文獻價值之前，先考其版本，辨其信疑。而根據我個人的經驗，揭示版本特徵最簡明有效的方式，莫過於書志。故此謹按書志通例，注記該書版本於下：

《朱子原訂近思錄》十四卷，宋朱熹、呂祖謙撰，清郭嵩燾注。清末抄本，民國孫廣庭批校。無行格邊欄，中縫無卷數頁碼。每半叶十二行，行二十五字。紙釘毛裝，四冊一函（第一冊卷一至二，第二冊卷三至五，第三冊卷六至九，第四冊卷十至十四）。卷首傳錄郭嵩燾光緒十年題識四則。無序跋文。正文卷端首行題“朱子原訂近思錄卷之×”，《近思錄》正文頂格，郭氏注文另行低一格。第一冊書衣題署“近思錄卷之一之卷二/郭嵩燾注”。傳抄未審，字句多訛，然泰半無心之誤。行間有圈點、校補，書眉間有批校評點。各卷末有署“夏曆戊寅歲丹階記”題識多款。如云：“戊寅歲夏曆九月二十八日閱畢，句錯字訛之處尚多，俟再閱詳校。丹階記，時年六十三，廬吉林老晉隆帳房。”

按“丹階”乃民國初東北藏書家孫廣庭先生之字，“戊寅歲”爲民國二十七年。以“丹階”題識字跡爲鑒，可辨知行間圈讀、校補與眉間評點，皆出廣庭先生手筆，而其校正補闕，亦堪稱精審。各冊首頁鈐印“東大圖書館所藏善本”。是知此本舊藏孫廣庭先生“因是樓”，後移架東北大學圖書館，終歸遼圖收藏。

郭氏題識一曰：“同治七年冬，友人傅旭初自鄂寄到此本，敬讀二過，頗有發明，較其所得，似與十年前讀此書，微有淺深之異。謹志之簡端，異時自證其得失。養知主人郭嵩燾記。”

題識二曰：“《近思錄》一書，慎修江氏集注較張清恪注尤爲簡要，而於朱子之言，所以發明程、張諸子之旨者，輯錄尤詳，允爲善本。舊得豫刻本藏之，亂後遺失。瀏覽所及四十餘年，於諸賢立言垂訓，稍能得其指要。得此本十餘年，前後四

① 參見程水龍：《〈近思錄〉版本與傳播研究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8年，第90頁。

次加注，參差異同，隨就所見爲言。多慚此道終無能有發明，然於研考人事之得失，與其存心之厚薄，以求爲斯道延一線之緒，在於今日，無能多讓，因并記之。光緒十年甲申春三月嵩燾再題。”

題識三曰：“深味《近思錄》所以分章之義，儘看得大，所錄四子之言，亦多是從大處說，而於一言一動之微，仍是條理完密，無稍寬假。是以流行七八百年，奉此書爲入德之門，而體例之博大，記錄之精審，尚亦非淺學者所能窺見也。嵩燾再題。”

題識四曰：“朱子輯《近思錄》，四子微言大義備具其中。其採輯《伊川易傳》，多出東萊呂氏之意。蓋伊川借《易》以發明人事，反覆詳盡，多所啓發，而於《易》義，容有未盡融者。如《坎》九二之‘納約自牖’爻中，可以有是義則無害也。《易》者象數之書也，去象數以明理，而或非其本義，則於其辭有違焉。生平所見《周易》之書，深得聖人之旨，無若船山王氏。所言象數，一求之本卦，無推測依附假借之勞，用是以求《易》，往往能窺知其崖略，而於《程傳》之言，非本卦所繫，輒加引申以明其旨趣。大抵《易傳》自爲成書，摘錄數十條，未足盡其粹美，惜哉，無是可也。所與《易傳》異同，別詳其義如此。甲申春三月嵩燾再題。”

遼圖藏清末抄本郭注《近思錄》版本大要如此。不過，對於副著者項作“郭嵩燾注”，似覺仍有檢討、辨證的必要，儘管這是依循《東北地區古籍綫裝書聯合目錄》、《中國古籍總目》的著錄。蓋“郭嵩燾注”著錄之信疑，實關乎此郭氏佚著之真偽。

“郭嵩燾注”著錄之所以有疑，首先是因爲該抄本正文卷端並沒有題署郭嵩燾之名，而卷端署名是通常撰者項著錄最直接、主要的鑒定依據。其次，該本也沒有任何序跋文字能證明所注出自郭手。只是第一冊書衣題署“郭嵩燾注”四字，及卷首題識二云“前後四次加注”，或爲編目者鑒定著錄所依據。但問題是，從版本鑒定的可靠性來說，這二條依據並不充分，因爲書衣題署多出於後世藏家之手，並非原始直接的鑒定依據，而卷首郭氏題識云云，也還缺少辨證其真實不僞的一環。因此，僅從版本鑒定而言，著錄“郭嵩燾注”仍不無“可疑”的嫌隙。更何況作爲一部幾乎是“橫空出世”的郭氏佚著，它還有“來歷不明”的嫌疑。其一，歷檢清末民初藏家書目，並無此書著錄。其二，雖知此本曾經孫氏“因是樓”、東北大學圖書館遞藏，但對其“前半生”，如孫氏得自何處、佚名抄自何本等版本藏弄、傳抄源流的關節問題，仍不能知之一二。其三，遍閱郭氏傳世文獻，但見有其讀《近思錄》而無“注《近思錄》”的記載。既存疑義，惟必釋之。只有擠掉“可疑”嫌隙，坐實“郭嵩燾注”，進而討論這部郭氏佚著的文獻價值、學術思想，才有真切實在的意義。

文獻辨僞有“僞書”之辨與“僞本”之辨的區別。就版本辨僞而言，遼圖藏清末抄本郭注《近思錄》並無刻意作僞的痕跡。如其既未冒稱郭氏“稿本”，也沒假充“名家”手抄，字體抄寫不工且不說，錯訛缺漏更在在多是。如卷一“周子”錯成“用子”、“水火木金土”訛作“水火

本金土”、“玩物喪志”誤書“玩物喪治”；張橫渠語錄“凡物莫不有是性”，闕“有”字，“由通蔽開塞”，闕“蔽”字，“厚者可以開而開之也難”，“厚者可以開”五字全漏。若此等手民無心之誤，抄本隨處可見。這既說明傳抄者不是善書、懂書之人，也說明他原無掩飾作偽的企圖。近世版本作偽，手段卑劣，皆由不法書商圖謀暴利而起。惟此抄本，非精非善，一望即知，售之於市，何利可圖？故絕非書商“以假作真”、“以次充好”、“以殘充全”、“以普通充名家”之偽本，斷斷可知。那麼，遼圖藏清末抄本郭注《近思錄》是否後世好事者假託其名，或無知者附驥其人的偽書呢？當然，辨其信疑真偽，宜從文本內容去尋求考察。不過就此書來說，作為版本鑒定主要依據的卷首郭氏題識，應該是一個可以優先考慮的選擇。如郭氏題識無疑，則著錄“郭嵩燾注”擬可基本成立。

要證實郭氏題識真實可信，有幾處關節務須打通。其一，題識一“同治七年冬，友人傅旭初自鄂寄到此本”一句，十分關鍵，年份、季節、人名、地點都容不得錯，錯了就有僞妄之嫌。檢覆《郭嵩燾日記》，於同治七年十一月廿二日果見此事記載：“接傅旭初信，并寄到鄂省所刻官書七種。”^①如是，郭氏獲寄“此本”之年月、人物、地點全部坐實，只是沒有直接說“鄂省所刻官書七種”中有《近思錄》而已。然檢索江永《近思錄集註》版本，確有“清同治七年楚北崇文書局刻本”，宜即所謂“鄂省所刻官書”者，且其崇文書局本的書名亦作“朱子原訂近思錄”，^②與抄本卷端書名正合。由此可知，題識所言“自鄂寄到此本”絕非虛妄僞造。其二，題識二云“瀏覽所及四十餘年”，末署“光緒十年甲申春三月嵩燾再題”。按自光緒十年(1884年)上溯“四十餘年”，則郭氏初讀《近思錄》，至遲應在道光二十四年(1844年)。這個數字無疑也很關鍵，違則添疑，合則祛疑。那麼，根據前引郭氏道光二十五年致劉蓉信云，“自昨歲以來”將《近思錄》、《大學衍義》等書“循次而讀焉”，亦可知其言“瀏覽所及四十餘年”果真不假。又題識二曰“得此本十餘年，前後四次加注，參差異同，隨就所見為言”，今觀此抄本注文，正合如此形式：正文各條下有注文一條或數條不等，僅少數正文無注；注文前“案”字或有或無，或偶稱“嵩燾”，無一定之規，等等，確屬“參差異同，隨就所見為言”。其三，題識四主要是就《近思錄》採輯《程氏易傳》而發議論，其中提到：“伊川借《易》以發明人事，反覆詳盡，多所啟發，而於《易》義容有未盡融者。”“《易》者象數之書也，去象數以明理，而或非其本義，則於其辭有違焉。”“生平所見《周易》之書，深得聖人之旨，無若船山王氏”，如此明顯的傾向性觀點，是否與郭氏《易》學思想相融貫，也不失為一個可以驗證真偽的關鍵。郭氏《周易傳箋叙》有曰：“亭林謂自漢以來《易》學之精，尚未有及《程傳》者。今就其全書觀之，蓋一以尊陽抑陰為義，執一隅之見，以持古今之變，其於聖人順陰陽之機，以窮天道人事之變，而盡裁成輔相之宜者，則固未有得也。”又曰：“船山王氏《周易內傳》，以爻系卦，即卦明象，辨吉凶得失之原，明象辭變占之學，直上溯聖人贊《易》之蘊，使《易》之道稍明於

① 郭嵩燾：《郭嵩燾日記》，梁小進主編：《郭嵩燾全集》第9冊，第351頁。

② 參見《中國古籍總目·子部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0年，第85頁。

天下。又晰占《易》、學《易》二義，以爲《大象》者，聖人學《易》之書。皆於數千年之後心領神會，貫通其義，漢、宋諸儒未有能及之者。”^①不僅如此，同樣的觀點在郭注中也反復出現。如卷三“伊川先生《易傳序》”條，郭注曰：“伊川此語至允，然《易傳》不得其辭處儘多。自孔子贊《易》以來，唯船山《周易內傳》差盡。”又曰：“伊川說《易》，祇就日用事物上，發明陰陽消長之機，吉凶進退之義。《易傳序》曰‘求言必自近’，是伊川自道其所得於易理處。”持之兩相對照，可知題識四所言亦非杜撰假造。至於題識三，是郭氏對朱子《近思錄》書法編例、意義價值的褒評，缺乏可供考辨的“抓手”，但取與前後題識互相參證，則也能聲氣呼應，並無僞情顯露。經此考辨，竊以爲郭氏四則題識的真實性宜可確認，推而言之，則將題識所言“前後四次加注”作爲著錄“郭嵩燾注”的鑒定依據，也可取信。當然，嚴格說來，題識的考證還不能完全替代注文的辨僞，但因下文將對郭注展開具體討論，很多信證自會逐次呈現，故此處不再舉例，以免繁瑣累贅。綜上所述，我們可以基本認定，遼圖藏孤本郭注《近思錄》確爲清末名臣郭嵩燾的散佚之著。

根據已知信息，請允許我對此孤本佚著的未知“前半生”試作推測。竊以爲所謂由郭嵩燾“前後四次加注”的“郭注《近思錄》”，實際上也就是他在同治七年冬月至光緒十年春三月這“十餘年間”四度研讀江永《近思錄集註》的隨筆劄記。這些“隨就所見爲言”的讀書心得，被隨手注記在傅旭初寄送的湖北崇文官書局刻本上；待其加注完畢，題識數則於前，惟其初衷並無撰著問世之意，或雖有此意而終未竟稿，故並未於卷端自題“郭嵩燾注”；及郭氏歿後，注記稿本流出，抄者依樣傳錄，故卷端書名仍是崇文書局本舊名“朱子原訂近思錄”，卷端撰者署名也依舊空闕。若是，則郭注信疑之惑，也就有了一個較爲合理的解釋。

按照拙文預設的議題，下文將就此孤本郭注《近思錄》來討論郭嵩燾的“宗朱”之學。換言之，也就是從學術思想層面去考量這部郭氏佚著的文獻價值。討論擬就以下三題展開：一、從朱子《近思錄》“逐篇綱目”，看郭注的“宗朱”思想；二、從郭注的“會疑”、“善疑”，看郭氏“宗朱”而不“佞朱”的思想；三、從郭注的“鞭闢入裡著己”、“研考人事得失”，看郭氏的爲學功夫。

二、朱子《近思錄》“逐篇綱目”與郭注“宗朱”思想

郭嵩燾一生著述夥多，能提供其思想學術研究的文獻相當豐富，如新編《郭嵩燾全集》所收《周易內傳箋》、《周易釋例》、《禮記質疑》、《大學章句質疑》、《中庸章句質疑》、《校訂朱子家禮》、《讀論語》、《讀孟子》、《論士》、《辨霸》，以及《日記》、《書信》等等，林林總總，字數已達七百四十餘萬之鉅。既然如此，那麼，一部區區十餘萬字的郭氏佚著還能有多少學術價值空間呢？竊以爲，郭注《近思錄》較諸郭氏其他學術文獻，更能反映他尊宗宋學濂洛關閩

^① 郭嵩燾：《周易內傳箋叙》，梁小進主編：《郭嵩燾全集》第1冊，第3頁。

一脈——“宗朱”的學術立場與取向。

郭嵩燾之學是否“宗朱”？這確實還是個沒有充分解決的問題。雖然他本人說過“嵩燾於朱子之書沉潛有年”的話，但似乎未曾有過“學宗晦庵”的明確表態。相反，他倒是說過“震老恪守朱、程之學，蒙不願效之”的話（震老即熊翬，字震亨），而且對朱子經說有很多質疑，如《大學章句質疑》、《中庸章句質疑》，劍鋒直指朱子學說的核心部位。職是之故，後世對郭氏之學的評判，亦多游移不定。如近世徐世昌等編撰《清儒學案》，將其定位在“宗朱”一派，以為郭氏之學：“始宗晦庵，後致力於考據訓詁。其治經先玩本文，采漢宋諸說，以求義之可通，博學慎思，歸於至當，初不囿於一家之言，故能溫故而知新，明體以達用。”^①所言大體無誤，但其中“始宗晦庵，後致力於考據訓詁”一句，語意有些含混，不像說曾國藩“以宋儒程朱之學為根本，兼掣訓詁名物典章”，說劉蓉“力求程朱之學”，^②來得斷然確定，似含蓄有其學初“宗晦庵”，後來易幟兼採漢宋的意思。又如今世學者王興國撰《郭嵩燾評傳》，也肯定郭氏的宋學立場，認為：“從郭嵩燾對‘為學先立乎其大’的分析可知，他治學、治經的基本立場是宋學，所謂‘大其心’‘以盡天下之理’，正是宋學家治學的宗旨。”^③但在具體論述中，却更多強調郭氏“平視諸家”、“調和漢宋”、“不立門戶”的一面，而且只說他持宋學基本立場，至於姓程朱還是姓陸王，則不明其詳。其實，郭嵩燾的“宗朱”立場，雖然沒有明言直說，卻還是有間接表達的，這在其撰著中是有跡可循的。比如王船山先生是郭嵩燾最尊崇服膺的同鄉先賢和學術宗師，而在他心中，船山先生恰恰又是宋學濂洛關閩五子的第一繼承人，他說：“自有宋濂溪周子倡明道學，程子、朱子繼起修明之，於是聖賢修己治人之一大法，燦然昭著於天下，學者知所宗仰。然六七百年來，老師大儒，贊承弗絕，終無有卓然能繼五子之業者。”“若吾船山王先生者，豈非其人哉！”“其學一出於剛嚴，闡深肅括，紀綱秩然。尤心契橫渠張子之書，治《易》與《禮》，發明先聖微旨，多諸儒所不逮，於四子書研析猶精。蓋先生生平窮極佛老之蘊，知其與吾道所以異同，於陸王學術之辨，尤致嚴焉。”^④又說：“夫之為明舉人，篤守程朱，任道甚勇。”“自朱子講明道學，其精且博，惟夫之為能恍佛。”^⑤甚至稱其學精詳更勝朱子一籌：“斟酌道要，討論典籍，兼有漢宋諸儒之長，至於析理之淵微，論事之廣大，千載一室，抵掌談論，惟吾朱子庶幾仿佛，而固不逮其精詳。”^⑥既於船山先生尊崇之極，又奉其為宋學五子嫡傳，則郭氏之學的“宗朱”立場，乃不言自喻。那麼，郭嵩燾將朱子《近思錄》這部理學入門讀本，“奉為入德之門”，“瀏覽所及四十餘年”，“前後四次加注”，這件事的本身，也正可視為其學“始宗晦庵”、終焉未改的最好注腳。而清末抄本郭注《近思

① 徐世昌等編：《清儒學案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8年，第7007頁。

② 徐世昌等編：《清儒學案》，第6789、6891頁。

③ 王興國：《郭嵩燾評傳》，南京：南京大學出版社，1998年，第451頁。

④ 郭嵩燾：《船山祠碑記》，《郭嵩燾全集》第15冊，第649頁。

⑤ 郭嵩燾：《請以王夫之從祀文廟疏》，《郭嵩燾全集》第4冊，第798頁。

⑥ 郭嵩燾：《船山先生祠安位告文》，《郭嵩燾全集》第15冊，第675頁。

錄》，則將具體而全面地展示他的“宗朱”學術思想。

郭注《近思錄》之所以能具體而全面地展示他的“宗朱”學術思想，首先是由朱、呂纂輯《近思錄》原旨與朱子擬訂“逐篇綱目”所決定。這一點原本無需申述，此處但藉余英時先生之說作一交代：《近思錄》是朱子與呂成公“為初學者提供的一個道學入門教本”，“代表了南宋道學家關於道學的基本看法”，朱子原定“《近思錄》逐篇綱目”，“大致本之《大學》八條目”，“不但代表了朱、呂兩人對於儒家‘內聖外王之學’的整體認識，而且也明確指示出‘內聖’與‘外王’的分界及為學的次第”。“這個綱目大致本之《大學》八條目，卷一至五相當於格、致、誠、正、修，朱熹《集註》所謂‘修身以上，明明德之事也’。這是‘內聖’的領域。卷六至十一相當於齊、治、平，《集註》所謂‘齊家以下，新民之事也’。這是‘外王’的領域。最後三卷中‘異端’是通過批判老、釋以加強‘內聖’之學，其餘兩目則屬於雜類，可以置之不論。”^①生在一个多世紀前的郭嵩燾雖不能作如是分析，但他對《近思錄》的鍾愛青睞也同樣是在“分章”“體例”“條理”等大關節處：“深味《近思錄》所以分章之義，儘看得大，所錄四子之言，亦多是從大處說，而於一言一動之微，仍是條理完密，無稍寬假。是以流行七八百年，奉此書為入德之門，而體例之博大，記錄之精審，尚亦非淺學者所能窺見也。”也就是說，郭嵩燾對“《近思錄》逐篇綱目”所體現的程朱理學（此處“理學”即余氏云“道學”）體系是有認識、有認同的。因此，郭注《近思錄》雖屬“隨就所見為言”，但因其“掛靠”理學“三綱八目”、“內聖外王”體系，而必能反映其通貫、整體的“宗朱”學術思想。茲舉一例，以窺斑豹。

明道先生嘗言：“古之學者一，今之學者三，異端不與焉。一曰文章之學，二曰訓詁之學，三曰儒者之學。欲趨道，捨儒者之學不可。”^②這段話相當有名，常被用作古代學術分類的經典文獻，但後世學者也未必盡同其說。郭氏意見如何，相關撰著也有零星見載。如光緒七年八月初一日記：“讀書必自經始，讀經書必自訓詁始，學問本原必由於此。要之，訓詁考訂、著書名家，學中之一藝耳，其本原在立身制行。”^③又《彭曉航遺集序》：“古之能文者，皆蓄道德，有治行、事業可紀述，彼其蘊於中，閎深傑特，其發之於文，以自攄其所得。”^④但這些意見大多如孤木零落，不見層林，而郭注《近思錄》恰好提供了一個觀景平臺。在《近思錄》卷二引程子語錄下，郭注說道：

文章、訓詁亦是學中一事。《學記》以“離經辨志”為始事，離經者，訓詁之事也。是以訓詁之學，通名之小學。儒者之學須是兼賅，亦祇為宋世儒者見理明，於

① 余英時：《朱熹的歷史世界》，臺北：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，2003年，第34—35頁。

② 程顥、程頤撰，朱熹編定：《程氏遺書》，朱傑人等主編：《朱子全書外編》第2冊，上海：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，2010年，第239頁。

③ 郭嵩燾：《郭嵩燾日記》，梁小進主編：《郭嵩燾全集》第11冊，第408頁。

④ 郭嵩燾：《彭曉航遺集序》，《郭嵩燾全集》第14冊，第310頁。